

我们需要研究世界

——序王辉《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研究》

我认识王辉，是在2004年的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上。

那年的10月16日，有点过节的感觉。各级领导、语言学界的专家学者、语言文字工作者、欧盟的朋友济济一堂，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庆祝我国普通话水平测试开展10周年、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20周年、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成立10周年，并举行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之后移师中国传媒大学，社会语言学学术会议继续召开。

会议期间，周玉忠教授和王辉送给我他们主编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理论与国别研究》。这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语言规划论文集，虽然他们供职的宁夏大学，地处人们心目中的西鄙之地。王辉当时还提出了跟我读博的要求。我当时就同意他报考，因为我当时的学术兴趣已经放在了语言规划上，我也希望为西部的发展尽微薄之力。2006年我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南开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招收了四名博士研究生：王辉、王春辉、于辉、李英姿，人称“一英三辉”，事情还真有这么凑巧的。

王辉选择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我很赞成。澳大利亚语言资源十分丰富，多元文化和睦共处，语言生活比较和谐，语言规划理念有独到之处，语言政策较为开明，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王辉边工作边读博，还肩负着家庭重担，他能够按时完成博士论文，得益于熟练的英语、笼天罩地的互联

网和澳大利亚的学术朋友，这些使他能够得到较为充足的研究素材，使他身在中国而能眼观澳洲。今年春节过后，王辉应邀同我一起访问澳大利亚，亲身感受那里的地理人文，实地考察澳洲的语言政策和语言生活，这对于论文的修改大有裨益。而今，得知王辉的博士论文即将付梓，我自然是很高兴。

王辉的博士论文《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研究》，全面研究了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发展变迁。1788年白人踏上澳洲这块土地，到1901年澳大利亚建国，澳大利亚还没有明确的语言政策，是“放任性的”。建国之后的澳大利亚实行“白澳政策”，对有色人种及其语言采取歧视态度，土著人民及少数族群的语言受到强烈排斥和严格限制，造成了当地语言的大量濒危和消亡。在上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就改变了英语同化政策，但是直到2008年2月13日，陆克文总理在国会才正式向土著人民道歉。1970年~1990年，是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实行多元文化政策，提出要保护和开发澳大利亚的语言资源，每个公民除了英语之外还要学习另外一种语言，要用客户能够理解的语言提供服务，要支持土著语言和海峡岛语言。1990年之后，澳大利亚要求优先发展学生的英语读写能力，以保证英语的官方地位。促进对汉语、日语、印尼语和韩语等亚洲语言的学习，加强同亚洲主要国家的交流能力。此期的语言政策，主要通过语言教育规划来体现，侧重于英语的优先地位，侧重于语言的经济价值，侧重于同亚洲发展关系。

澳大利亚100多年的语言政策，王辉把它梳理为“放任政策”“同化政策”“文化多元政策”和“优先化政策”四个阶段，并从语言问题、语言资源、语言权利等角度分析澳大利亚语言政策制定和变化的动因。王辉还概括出了语言权利、语言资源和语言问题这三种意识的强弱与政府采取何种语言政策的关系，比如：当侧重于把语言看作问题时，政府倾向于采取语言同化政策；当语

言资源、语言权利的意识较强时，政府倾向于采取多元化政策以均衡各语言间的关系；当这三个方面都受到重视时，政府倾向于采取“优先化”的语言政策。

这种对应关系，提供了分析各种语言政策的框架。世界各国的语言政策有同有异，也许不一定都能装进这一框架中，在利用这一框架对世界不同类型的语言政策进行分析时，当然应当对这一框架进行修正。提出这一框架的意义，就某种意义而言，或许不在于其解释力有多强，而在于通过澳大利亚这一个案的研究抽绎出规律性框架的努力，以及尝试利用这一框架去观照世界语言政策的理论意识。

《礼记·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认为可以“教学相长”。在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学的生涯中，我深深体会到《学记》的这些见解是多么的深刻。近些年来，我的多位博士研究生做语言规划方面的论文，在指导他们论文的过程中，我也开阔了眼界，深入思考了不少问题，获取了许多“教益”（因教学而得到的收益）。王辉的论文使我对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并强烈感受到：我们需要研究世界。

就语言规划领域而言，我国对世界语言生活的知识还是相当贫乏的。全世界有五六千种语言，我国能够了解的外语大约只有百种左右；全世界有200来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仅了解一些具有典型性的语言政策，比如美国、法国、前苏联、加拿大、土耳其、印度、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国的语言政策；西方近50年来语言规划理论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我国对这些成果的译介还相当有限。

中国正在由“本土型”国家开放为“国际型”国家，国际型的国家要求我们必须研究世界。研究世界有远近两个目标：近目标是借鉴国际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更为宽阔的世界眼光来看中国，把中国现在的事情办好，把中国未来的事情计划好。远目标是履行一个大国的国际义务，同国际社会一道把世界的事情办好。中

国的事情不仅在国内，也在国外。随着我国的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在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中，国外这个大局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得到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我国在克服世界金融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中国海军的亚丁湾护航，是国外大局开始变得重要的两大标志。

不管是近目标还是远目标，我们对世界语言生活状况的了解都是远远不够的。全面研究世界的语言生活，窃以为起码应包括如下内容：1. 每个国家（地区）语言的种类、每种语言的基本面貌与使用活力；2. 每个国家（地区）的语言政策（包括外语政策）及其执行力；3. 向外传播本国语言的经验与举措；4. 语言规划的机构、运作与学科发展状况；5. 国际组织的语言态度及语言使用状况。这些研究成果起码可以出版两套大型丛书：国别（包括国际组织）语言生活状况丛书；语言规划经典译丛。

今年，北京市高考的作文题目是《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全面研究世界语言生活是巨大的文化工程，上面所谈有很多是“仰望星空”式的遐想，要真正实现，需要诸多学人“脚踏实地”地工作。

李宇明

2010年6月16日 端午节

于北京惧闲聊斋